

「日」森槐南 高野竹隐 森川竹礪 著
张珍怀 笺注

日本三家词笺注

夏承焘题

飞霞山民注
词二种之三

日本三家词笺注

森槐南

[日] 高野竹隐 著

森川竹候

张珍怀 笺注

黄山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本三家词笺注/(日)森槐南,(日)高野竹隐,
(日)森川竹溪著;张珍怀笺注. —合肥:黄山书社,2009.7
ISBN 978-7-5461-0139-2

I. 日… II. ①森…②高…③森…④张… III. 词(文学)—
作品集—日本—近代 IV. I313.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17943 号

出版发行:黄山书社(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)

印 刷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印 张:9.125

字 数:204 千字

版 次:2009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28.00 元

前言

“谁唱箫韶横海去，扶桑千载一竿丝。”

这是夏承焘先生《瞿髯论词绝句》论张志和的诗句。其《题解》云：“张志和《渔歌子》：‘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……’后四十九年传至日本，为彼邦词学开山，至今已有一千一百五十多年了。”

据日本平安朝编纂自奈良朝以来的诗文总集《经国集》所载：倚声填词最初的作品是平安朝弘仁十四年（公元 823 年，唐长庆三年）春二月嵯峨天皇在贺茂神社赏花开宴，君臣唱和，仿效张志和《渔歌子》填词五阙。嵯峨天皇的女儿智子内亲王年仅十七龄，也和词数阙。其一云：

春水洋洋沧浪情，渔翁从此独濯缨。何乡里，何姓名，潭里闲歌送太平。

她所作的词虽不见佳，但出于唐代东瀛少女之手笔，也算难能可贵了。

其后，又有第一醍醐天皇之子兼明亲王（九世纪末叶）仿效白居易《忆江南》，作《忆龟山》二阙。词中有句云：

南溪夜雨花开日，西岭秋风落叶间。能不忆龟山。

这说明倚声填词在唐代尚处于萌芽时期就已传入日本。当然是因为唐代中日两国交往频繁，新兴的依调填词之风也随着文化交流而远扬蓬岛。

但是,两宋词学鼎盛之时,日本迄未发现词学家,这自是由于宋代中日交往远远不及唐代密切,而更重要的原因即是:宋词已由小令发展成为长调慢词,曲调日益繁多,格律日益严谨,且与音乐密切结合在一起,必须倚弦管而歌唱。这对于迢迢万里之外,语言不通、乐律不晓的异邦人士,自是极为难学的。因而两宋之际,词在日本却是沉寂无声。

那末,为甚么到了十九世纪,词学在日本又重兴呢?追根溯源,要从十七世纪明清鼎革之时说起,当时东渡日本明遗民,有的是精通乐律及倚声学者。崇祯末年巨鹿人魏之琰携乐器、乐谱,漂海抵长崎。定居之后,仍精研乐律,累世家传,绵延不绝,至四世孙魏皓造诣尤深。魏皓曾到西京讲学,有日本门生百余人,著有《魏氏乐谱》共五十曲,其中有二十余曲是为五代、两宋名家词谱曲,如冯延巳《蝶恋花》、韦庄《小重山》、和凝《采桑子》、柳永《玉蝴蝶》、康与之《瑞鹤仙》、《大圣乐》、辛弃疾《青玉案》、《千秋岁》、《水龙吟》等名作,皆为配曲协律而歌唱。

还有杭州僧心越别号东皋,清初东渡,居于水户岱宗山天德寺。其人多才艺,兼工书、画、篆刻,尤精通七弦琴,所著《琴谱》和《东皋琴谱》都是为唐宋名家词所谱之琴曲。

魏皓和心越所著书皆于日本明和间(清代乾隆时)先后刊印行世。这对于传播唐、五代、两宋词以及启示十九世纪东瀛词学复兴起了极大作用。

由于受到明末清初东渡定居于日本的中国文士传播倚声之学影响,也由于词至清代已脱离了音乐,演变成为“长短句”诗体,当时日本士大夫多能五、七言汉诗,因而作此种“长短不葺之诗”亦非难事了。且有清一代,词学昌盛,浙西词派倡导于前,常州词派继

之于后，力尊词体，不再视为“诗余”小道，而是上承风骚、乐府，与古近体诗并驾齐驱于坛坫之上了。况且清词后来居上，嘉道以还，迄至晚清，其旨益深宏，其境益开拓，其流风逸响亦远被东瀛矣！

十九世纪初，日本文政时（清代嘉庆间）南画家田能村竹著《填词图谱》六卷。其《秋声馆集》有词六十九阕。斯时不仅汉诗作家多兼擅填词，亦有俳句作家女尼上田菊舍填有《长相思》二阕，其一云：

霜满舟。月满舟。别宴山山红树秋。交欢兹地留。

鼓琴游。赋诗游。离曲今宵心更愁。银河星欲流。

她的词与平安朝智子相比，确已胜一筹了。这时日本的文人雅士不仅能作小令，也能依谱填长调，如《瞿髯论词绝句》中论陈亮词《题解》云：“约在十九世纪，陈亮集传至日本，日本松崎谦堂《谦堂日历》，记天保八年作《水调歌头》，‘仿陈同甫寿朱子（朱熹）体，奉和严师述斋七秩初度，但是他们所填的词尚在学步阶段，鲜见声情并茂佳作’。”

迨至天保十年（1840年，清道光二十年）日下部梦香自刻《梦香词》问世，日本优秀词人始出现。日下部梦香是个遁世超尘的隐逸之士，他的词恬淡清雅，一如其人，所作《扬州慢》（初冬鹿滨杂兴）云：

隔水渔乡，种梅吟筑，小春独趁新晴。纵东风未到，已嫩麦青青。驻筇处、遥林叶落，甲山毛岭，偏似逢迎。任轻鞋、露紫霜红，踏去无声。倦来留憩，负微暄、茅茷三楹。看卷雪归帆，剪烟柔橹，愜此诗情。自说狂生安分，优游不敢费经营。但满前澄碧，时时濯却尘缨。

梦香之友人，日本德川时代最高学府‘昌平黉’教授野村篁园的词

集名《秋篷笛谱》。“集中咏物之作甚多……以姜白石、史梅溪刻划之笔，写江乡风味，令人有莼鲈之想”（《域外词选》前言），如《紫玉箫》（咏笋）云：

吴燕低飞，杜鹃幽咽，满帘酥雨廉纤。苔痕深处，盼龙芽养锐，凹角抽尖。素肌清瘦，犹怯冷、未脱黄衫。知何日、赚得老刘，玉板遥参。蒲筐冒晓分饷，才剥破香苞，宿露全沾。轻煨淡煮，更樱厨配入，味最新甜。请君停箸，休谩学、太守贪馋。风窗夕、将看嫩绿，簸弄凉蟾。

此后，日本士大夫中工填词者甚众。且自海运开通，词学书籍源源流入，在日本翻印者日增；中日名流、雅士交游日广，文酒之会，填词唱和，蔚然成风。因而促使东瀛词学蓬勃发展，出现了盛极一时之“黄金时代”。

日本词学之“黄金时代”即明治十年至廿五年之间（1877—1892），作者如林，名家辈出，当时汉诗家皆提倡此道，其中尤多青年诗人。组织词社，出版期刊，其作品不仅长调、小令兼擅并美，婉约、豪放风格多样，且词话、评论、词谱、校勘，亦皆有专著。当此之时，填词作家中最杰出者有森槐南、高野竹隐、森川竹礪，可称为明治时三大词家。

森槐南（1862—1911）名大来，字公泰，通称泰二郎，别号秋波禅侣。他是明治诗坛三大宗匠之一森鲁直之子，家学渊源，天资聪慧，十三岁就能作汉诗，十六岁即在刊物上发表填词（参阅《槐南词》中《南歌子》注）。其时晚清大诗人黄遵宪正在清驻日公使馆任参赞，他的《人境庐诗草》中《续怀人诗》有一首就是为槐南而作，其小序云：

森槐南，鲁直之子，年仅十六，兼工词，曾作《补天石》传奇示

余，真东京才子也。别后时时念之。

又评其《补天石》传奇云：

此作笔墨于词为尤宜，若能由南北宋诸家，上溯《花间》，又熟读长吉、飞卿、玉溪、谪仙各诗集以为根柢，则造诣当未可量，后有观风之使采东瀛词者，必应为君首屈一指也。

从黄遵宪的评语看来，可知槐南少年时所作词已颇精练了。确是如此，他一生填词时间仅仅十年左右，但他在日本词学史上，自是“首屈一指”的词家。由于其父森鲁直为诗喜效王士禛，槐南幼承庭训，早期之词也是颇有父风，如其十六岁所作《南歌子》及《昭君怨》（见《槐南词》）这样的令词，不就是具有“神韵派”绝句的风神韵味吗？

由于他自二十岁以后就随侍其父与清驻日使馆随员交游，在倚声酬唱中自然受到晚清词派的影响。如他在二十一岁所作《满江红》（秋怀次韵黄吟梅）、二十三岁所作《满江红》（秋兴）、二十四岁所作《绮罗香》（湖上望东照庙）等长调，有的自抒怀抱，有的慨叹德川氏霸业沦亡，激楚苍凉，沉抑绵邈，颇似晚清词的意境。

正当森槐南倚声填词才华奔放之时，东京又来了一位名古屋青年诗人高野竹隐。槐南与之订交后，两人旗鼓相当，酬唱颇多。槐南于明治十九年岁暮作《百字令》十叠韵，奇思壮采，光怪陆离，忽而“梦为蝴蝶”赴“大罗天上，众香之国”；忽而“醒而狂者，只虫娘赘婿，蚁王槐国”；忽而吊古“闻说杉公城上月，照见霜台雄戟”；忽而论词“正者鸭头春水绿，变者奇峰攒戟”。这些才思泉涌，声韵流畅之词，谁又能不惊奇它是出于语言歧异的东国青年的手笔呢？

可是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槐南在二十七岁那年，受到当朝首相赏识，就由修史局小职员擢升为内阁二等秘书。从此，他终日追随

达官左右，无暇再填词了。即使偶有所作，亦较前逊色。直到明治三十一年槐南三十六岁时，突然辞去秘书职务，并作“罢官”诗二首，其中有句云：“无如小技雕虫喜，何幸微官附骥休。”惟其辞职后，虽作了不少汉诗，倚声填词仍寥寥无几首。

槐南曾任东京帝国大学及早稻田专门学校汉文讲师，所授课程有唐宋诗学、词曲概论等，其讲稿刊载于《诗苑》月刊。所著《槐南集》二十八卷，其中有词一卷。此外，他还在刊物上连载《诗话》，其中也谈到词学。他曾举元代诗人元好问《赠答张教授仲文》七古诗来说明南北宋词派之异同。他说：

遗山于词尤服膺苏辛，故以天孙织锦比之，又以月中蜚泣、穷愁入骨喻姜史诸家，并讥其幽冷纤仄也。南北词派之异同，此可概见，故为拈出。

槐南不仅论词推崇豪放派，他的作品正如夏承焘先生所说：“日本词人为苏辛派词当无出槐南右者，而其秾丽绵密之作，亦不在晏几道、秦观之下。”但其最为出色之处，便是黄遵宪所说的：能冲破中日语言“歧异”所造成的障碍。他的词格律严谨，声情流美，这是竹隐、竹溪所不能及的，因此，槐南自应是日本杰出词家之冠。其次当为高野竹隐。

高野竹隐名清雄（1861—1921）字铁生，别号修箫仙侣，名古屋人。自幼从老儒佐藤牧山学习中国经史，惟其性喜吟咏，年二十一随师到东京，翌年在《新诗文》汉文刊物上发表《热海温泉古松歌》，用笔矫健，名震诗坛，遂与森槐南订交。二年后，竹隐归故里，槐南曾效清初顾贞观寄吴汉槎以词代简，作《金缕曲》二阙寄与竹隐。竹隐即和原韵酬答，这便是他填词的开端。

竹隐早年作诗学厉鹗，词境亦相近，如《摸鱼儿》（爱层层）、

《声声慢》(滩名仿佛)、《一萼红》(鬲春残)、《金缕曲》(一片斜阳里)等词,清幽淡雅,颇有“山水清音”,而这种“清音”却是槐南所缺少的。这大概是由于他二人的身世与志趣迥然不同吧?

竹隐是一介寒士,终身未入仕途。他的汉文根柢深厚,诗词绝妙。只是天生傲骨,不愿奔走官场,攀附权贵,且对当时政权在握的侯爵首相深为不满,在他所作和槐南《百字令》叠韵六阕中就表现出激昂愤慨的情绪(见《竹隐词》中《百字令》其四、其五);当他在伊势神社中度过三十岁时,所作的三阕《沁园春》中,更充分流露出极其苦闷的心情:“早少年磨尽,几多间气;中年渐近,只剩闲愁。”“身计堪惭,春秋可惜,这里由来几壮夫。功名懒、算知音者少,知己全无。”

由于他不愿趋炎附势,在伊势神社任低级职员(掌管文书)十一年之久,就是槐南在内阁荣任秘书之时,他也没有请托在东京谋一官职。直到他三十七岁那年,才去东京与诸吟友告别,后奔赴寒冷、荒僻的北海道札幌中学任汉文教员去了。

竹隐到达北海道之后,更为离群索居,连“长歌代哭”、“短歌当泣”的词也很少作了。在札幌三年又往前桥中学任教,再由前桥而冈山、而鹿儿岛,直到他五十多岁时才来到大城市京都,在京都居住数载就病死了,终年六十岁。

竹隐一生贫困,坎坷不遇,热爱汉文学,自离伊势神社后就以教汉文为职业,旅食漂泊于穷乡僻壤间。长才未展,而不慕荣华,与槐南少年得意,出入官场,追随首相,自是大相径庭。

竹隐生前郁郁不得志,死去也不想留名于后世,他所作诗词,皆未编辑成集。他的好友田边碧堂有“哭竹隐”诗云:“清刚性格笔离奇,万首吟成险不辞。叹息伊人诗是命,临终遗嘱莫刊诗。”他所

作诗词已发表的散见于当时汉文刊物中,其未在报刊登载者,今大多亡佚不存了。如他有“论词绝句”十六首,神田喜一郎仅搜集到四首:

江湖载酒吊英雄,六代青山六扇篷。铁板一声天欲裂,大江东去月明中。

幕府一时才调工,英雄血滴满江红。西台却怪无赓和,目极燕云塞草空。

千古苏辛俎豆新,填词图里见横陈。飞扬青兕三千调,密付铜弦有替人。

一瓣玉田差见真,漫从葭莩托朱陈。北垞竹也南垞竹,心折竹山同里人。

看到前二首便可知竹隐对苏轼及岳飞词都很钦仰。第三首赞扬陈维崧是“飞扬青兕”辛弃疾之“替人”,说明了竹隐和槐南一样也喜爱豪放词。而且他自己的词中亦有豪放之作,例如他和槐南《百字令》等词,还有“天风吹短发”那首力学苏辛的《水调歌头》皆是豪情奔放之作。

然而,他也喜爱“心折竹山同里人”朱彝尊。在伊势供职十一载,他满腹牢骚,落拓不羁,就像柳永那样浪迹于娼楼酒肆之间。他曾与艺妓恋爱并打算为她赎身,因而他曾效《静志居琴趣》体作了一些艳词,尤其是与森川竹溪两度漫游伊势之古市繁华区,尊前席上所填词皆是“花间”体小令。

竹隐与竹溪友情甚笃,皆终身不仕于朝。惟二人身世贫富悬殊,经历亦全然相异,且竹溪在三词人中年龄最少而作词最多,是日本词“黄金时代”之殿军。

森川竹溪(1869—1918)名键(又名键藏),字云卿,别号鬢丝禅

侣。他出身于日本封建时代富贵之家，是德川幕府下总（地名）藩主森川氏之后裔。他自幼从名儒马杉云外学汉文，年十八即与同门创办鸥梦吟社，发刊《鸥梦新志》。竹磬因喜爱填词遭受其儒师反对，他就暗地求教于清驻日使馆随员。二十岁时其师逝世，他就投奔森春涛门下，遂与槐南成为师兄弟，得到槐南的指点，他的词工力渐深了。

由于明治维新的浪潮冲垮了德川幕府的封藩制度，森川氏世袭藩主，到了竹磬这一代就宣告结束了。再加上他在二十三岁时与一婢女恋爱，终因贵贱悬殊，难成眷属，更使他抑郁多愁。后来他虽与槐南之妹孝子结缡，但是，他在倚声填词中犹时时怀念、回忆此段往事。

就在他初恋成空，大病之后，自编《得闲集》，集中有词二十一阕，从此他的词日臻佳妙，如《绿意》、《红情》等皆此时之作品。

竹磬填词与他的身世密切联系。他以家道中落，对现实不满，词中常以“末路王孙”自居。他是站在遗民立场来看德川氏之衰亡，明治维新之兴起的。如他在二十五岁“岁暮”作《满江红》中就这样说：“王道起，君恩洽。霸图已，臣家乏。”又云：“多愁多病常若许，知音知己难寻着。问天天也悄无言，空寥廓。”他是这样的思想，使他绝意于仕途，只想做个词隐。在他二十六岁时所作《貂裘换酒》中，明显表现出他的牢骚与志趣，他说：

猛然间、低徊顾影，自怜身世。钵肺镂心从今后，只要文章信美。留几卷、诗词而已。毕竟苦吟生涯好，问功名、于我将何事。

可是，他的世袭诸侯之家已经破落，他却不愿出仕求职，坐吃山空，生计日拙。他在明治二十九年所填《满江红》有句云：“不易于居移要早，无心出世辞须速。”于是，竹磬就在偏僻的大久保村筑草堂名

曰“鹄台”。“望帝春心托杜鹃”，顾名思义，便可知他已决心做德川幕府之遗民，把自己一生寄托于倚声填词了。他移居到乡村后所作《满江红》云：

吾未受，朝家禄。天长授，江山福。把百年生计，好拚词国……恁美名、千古本难酬，何如仆。

这时竹溪年仅二十八岁，他就表示决心不在朝廷为官吏，而把自己的一生托付于词国了。

迨至大正二年(1914)东瀛词学已衰落多时，可是竹溪仍独自创办《诗苑》月刊，登载明治以来日本汉学家所作诗词和文稿，他这种抱残守缺的精神，不正是“特立独行”的具体表现吗？

竹溪一生填词六百餘阕，并校订词谱，著有《词律大成》二十卷，附《大曲》一卷。他殚毕生精力为倚声之学。直到病笃犹坚持编成最后一期《诗苑》，歿后付梓，附印《断肠集》，是他的亲友、门人悼念他的挽章。他这种“死而后已”的治学精神是值得钦敬、颂扬的。所以神田喜一郎称他为日本惟一词学家。可惜他除了青年时自印《得闲集》等仅有二三十首词的小册之外，生平所作大量诗词并未编辑专集，二十卷《词律大成》亦未印行，仅有门人久保天随手抄本。据神田喜一郎说，此抄本今亦下落不明矣！

竹溪是日本词史上作品最多的大家。可是，其作品题材不广，意境、字句颇有重复。这是由于他的生活既不像竹隐那样到处流浪，饱经风霜；又不像槐南那样入仕朝廷，曾游禹域。他的眼界不开阔，他的笔只是描绘个人的身世、爱情、家园景物，总在这个小圈子里兜来转去。然而，这也正是他的长处，他的作品情真景真，句句皆肺腑之言，如此作品，无疑是词中佳作。虽然他对语言、词藻的运用，常有未能尽消中日两邦语言歧异所造成的障碍，但他能巧

妙地把日语融合在词里，如“丙申岁晚赋”五阕《满江红》中有一联云：“岑寂独居慈母老，萧闲偕隐山妻若。”此联以“若”对“老”，又是韵脚。日语“若”是年轻的意思（汉语并无此解释）。我们都知道词的起源：原为唐代“胡夷里巷之曲”，与其配合之燕乐就是由天竺、高丽、龟兹等多种外来乐曲所组成的。及至清代词虽已脱离了音乐，演化为长短句诗体，而竹磬能将日语融合于词句中，自是继承它的优良传统，符合它的发展规律。这虽只是匠心独具用一“若”字，但却应该引起我们词学研究者的重视。

槐南、竹隐、竹磬三家词，只有槐南词有印本，明治四十四年出版《槐南全集》二十八卷中有词一卷，九十四阕。今据此本删去三阕，又增补集中未收词四阕，是以《槐南词笺注》有词九十五阕。竹隐、竹磬在日本无专集行世。今依据神田喜一郎《日本填词史话》所载，选其佳者成专集。是以《竹隐词笺注》有词八十六阕；《竹磬词笺注》有词九十九阕。总名为《日本三家词笺注》。由于日本社会习俗，大小宴会皆有艺妓侑酒，三家词中所删去者，多为席上赠妓浮艳之作，其清丽隽永者，仍录存之。

森槐南、高野竹隐、森川竹磬三家词是十九世纪末叶日本词学黄金时代之瑰丽奇葩，他们自己都曾说喜爱清初词，效法朱彝尊、陈维崧之格调。其实，他们所作词却深受晚清词的影响。追溯源流，日本词学所以在十九世纪末出现了灿烂的“黄金时代”并非偶然，而是与波澜壮阔之晚清词一脉相通的。叶恭绰氏辑《全清词钞》共收词人三千馀家，惟缺少域外名家，尤其是日本杰出词人之佳作，此亦可谓沧海遗珠欤！

此笺注是我于退休之后，在家养病时写成，既少藏书而借书亦极为困难，目前各大图书馆也无日本明治时刊物，就是日本历史典

故之书也很难见到。在这样条件之下编写,错误之处和缺漏未注者必然不少,且我的学识浅陋,一知半解,一般常用典故亦难免舛误。尚请海内外学者、专家和广大读者赐予指正。为至感禱!

在编写过程中,承蒙中日两邦师友关怀,或为购书、查书,或为增补典故出处以及校阅、题签等等,全赖大力指导、支援才能勉力辑成此书。谨向日本二松学舍大学及藏居良造先生、釜谷武治先生、樱田芳树先生及国内夏承焘先生、王遽常先生、钱仲联先生、顾廷龙先生、唐圭璋先生、周退密先生、富寿荪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!

张珍怀

一九八一年秋于上海

目 录

序 施议对	001
前言 张珍怀	001
凡例	001
卷一 森槐南词	001
卷二 高野竹隐词	103
卷三 森川竹磬词	189
后记 孙芸	263
附录 夜夜神游周九寨 天心月胁行无碍 ——怀念夏承焘先生 张珍怀	265

森槐南河

夏秋畫題